五禮通考

口仁12
1062
26

廿五

門口 12
號 1062
卷 25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子木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六十七

宗廟制度

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

書益稷帝曰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服汝明（傳）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米離若斧形黼為兩已相背亞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夫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借上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疏）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遠未知何代而具采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馬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王三章之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然也故令神
與星別此云畫之于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
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
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
畫一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
常三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
月而下則三辰畫之于衣服又畫于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亥冕者卷
也言龍首卷然以亥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
亥冕以象天也鄭元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故曰月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
月畫于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亥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特牲所云謂魯
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亥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
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元
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會者合
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
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
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
于罍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
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元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
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
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剌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
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元云形如半環然記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
貞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米者粉之在粟其狀如米米若聚
米者剌繡為文類聚米形也繡若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皺謂兩已相背謂剌繡為
繡孫炎云繡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與青謂之皺剌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
已字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皺剌繡為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
疑章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子削瓜

者剖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為大夫士以下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粗故葛之
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許氏所陳皆述祭服祭服元纁為之後代
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畫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
台華蟲為一周禮鄭元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
米繡黼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
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上取龍與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
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
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元云會意為繪宗彝謂宗廟之彝虎蜼也故
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而已粉米白米也黼黻為黼黻絺也自日月至黼黻凡
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
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交龍為旂謂畫龍於旂也
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蜼彝故以宗彝謂
虎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
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繡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元
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
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旂旗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
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
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亥之衣
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亥冕九章以
宗彝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
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亥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
蜼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總為
消帖但解宗彝為虎蜼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
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尊而下明天子
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
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畧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

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襍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尊卑差之士服藻火粉米尊于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所重在後詩稱元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采明制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元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于繪帛故云以五采施于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采飾彼服以明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

蕙田案服章之見於經者始此傳惟釋宗彝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與康成不同先儒多不以為然疏釋天子衮冕十二章并採鄭氏郊特牲之注謂周衮冕之服亦畫三辰是孔之意直以鄭判三辰於旗而天子服止九章之說為不然特未敢顯背之而曰禮文殘缺不可得詳耳

周禮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注此言畫繢六色取象及布采之次第繢以為衣）（疏畫繢並言者言畫是總語以其繢繡皆須畫之言繢則棄對方而言自東方以下是也自言東方謂之青至謂之黃六者先舉六方有六色之事青與白相次以下論繢於衣為對方之法也

鄭氏鍔曰其色之別有六畫繢之事獨以五色為言何也蓋元之與黑皆北方之色黑者陰之正北方者萬物歸根復命之地而純陰之所聚也乃取其正者以名之然亦可謂之元焉自其辨而言之則元淺而黑深自其體而言之初不甚相遠也然則畫元黑者殆難辨也故特以雜五色言焉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為裳（疏此一經皆此方為繡次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其職也）

鄭氏鍔曰黼畫為斧形斧之為物能斷制也非義則不能斷白與黑謂之黼者唯義唯智然後斷故也王巾皆黼王位設黼依皆取諸此而已矣此白黑所以

謂之黼也蔽兩巳相背相背所以見其辨也黻衣繡裳以賜諸侯亦取諸此而已此黑青所以謂之黻也
項氏安世曰青以白次赤以黑次元以黃次此六色之相配者繢之以為衣青以赤繼赤以白繼白以黑繼黑以青繼此五色之相生者繡之以為裳
陳氏　曰繪事則青白赤黑元黃而對方繡事則青赤白白黑黑青而比方何也繪陽事也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繡陰事也陰則親而不尊故比
方而
不對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畫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

鄭氏鍔曰土者地也黃者地之中色故畫以黃地道成矩唯矩則方故畫地之形則以方惟天以一氣運而為四時四時之色春則為青夏則為赤秋則為白冬則為黑故畫天則隨時而變其色

火以圜(注)鄭司農云為圜形似火也元謂形如半環然在裳　疏孔安國以為火字與此別也

山以章(注)章讀為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為獐

趙氏溥曰鄭改章作獐是山中物對下水以龍此未是蓋章是山之草木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王解引爾雅釋山曰上正章謂畫山雖畫其章亦必畫其上正之形謂畫一坐山上頭尖要正當亦不必如此說

蕙田案山以章其義本難解鄭氏改章為獐似無理山之禽獸何獨獐也趙氏以章為山之草木理則通矣然亦無據案爾雅釋山有曰上正章郭氏云山上平又邢氏上正章邱疏曰章亦平也王氏據以解此以上文火以圜例之為近是但畫山為平於義終未安竊意上文曰赤與白謂之章蓋山多石者其色近赤或以畫山之色赤白為章似稍有據觀承案赤白為章雖似有據然以此畫山之色恐無此形象不如姑以草木為地之章從趙氏說較穩不然則以章字對上火以圜二字只活看亦可蓋火雖炳爍不過摹作圜形山則青翠秀蔚千彙萬狀天地之文章莫過于是

水以龍(注)龍水物在衣　疏龍水物畫水皆并畫龍

趙氏曰龍水中神物畫水不畫龍則無以見變化之神

蕙田案龍見服九章之所有也水以龍者左傳曰龍水物也不能離水而立故畫龍者兼畫水猶後世之畫龍者必以雲耳疏及趙氏謂畫水必以龍誤矣古人未聞畫水而必以龍者且於此文之義亦無當也

鳥獸蛇(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疏)華言蟲者是有生之總號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其有鱗以首似鷺亦謂之鷺又兼言天地而不云日月星蓂與宗彝者記人之言畧說之耳

傳曰龍水物也不能離水而立故畫龍者兼畫水

謂畫水必以龍誤矣古人未聞畫水而必以

龍者且於此文之義亦無當也

鳥獸蛇(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疏)華言蟲者是有生之總號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其有鱗以首似鷺亦謂之鷺又兼言天地而不云日月星蓂與宗彝者記人之言畧說之耳

鄭氏鍔曰是三物者有於旌旗而畫之有於衣服而畫之不盡言所取象之物者殆舉其一以見其二之意

王氏昭禹曰古之畫繢之事以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械之間者其為象豈一端而已仰以觀天之文俯以察地之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或象其形與其性或象其色與其用道德之義性命之理皆寓於中將使天下之人目擊心喻而得乎不說之大法土以黃則象其性也至于山以章也火以圜則象其性也至于火以粉則象其色也其象方則象其形也天時變則象其用水以龍鳥獸蛇之類亦皆象其形也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疏)尚書益稷之文解者多有異說孔安國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七者畫於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亦畫於宗廟彝藻也火也粉也米也三無所法象或以為孔并華蟲為雉也若華別似華安知蟲為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鄭元讀會為繢謂畫也繢謂刺也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周禮有衮冕鷩冕毳冕希冕此言則于尚書之文其衮不次故于周禮之注具分辨之鄭于司服之注具引尚書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杜之此注亦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為一也粉米若白米是粉米共為一也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冕服起於黃帝也加飾起自唐虞即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是也所以衣服畫日月星等者象王者之德昭臨天下如三光之耀也山體鎮重象王者之德鎮重安靜四方又能潤益含靈如山興雲致雨也龍者水物也象王者之德流通無窮如水利蒼生又龍舒卷變化無方象人君有無方之德也華蟲即鷩雉雉有文章表王者有文章之德也宗彝尊常也宗廟之常器有六彝今唯取虎蜼者虎取毛淺而有威蜼取毛深而有知以表王者有深淺之知威猛之德也藻者水草是鮮潔之物生于清水能隨短長象王者之德水清玉潔隨機應物隨民設教不肅而成也火者火性炎上用表王者之德能使率土羣黎向歸上命也粉米者米能濟人之命表王者有濟養之德也黼白與黑形若斧斧能裁斷以象王者有裁斷之德也黻之言戾戾背也黑與青謂之黻作兩已字相背象王者能綏化兆民使向己背惡以從善故為黻也日之質赤月星之質白山作鎮考工記云山以章也龍為騰躍之形蜼爾雅云卬鼻而長尾郭璞云似獼猴而大也章次如此者王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星天用昭明日最為盛所以居先月星光劣其次之也上以象天下宜法地地之形勢莫大于山故次三光也華蟲象於禮樂文章以禮樂文章潤於萬物故次之也華蟲為水物水出于山故次之

故以次龍也宗彝所以次華蟲者言王者既有禮樂須威知乃行無威則民不畏無知則教不成故以次也藻所以次宗彝者王者威知之德隨世而應故以次也火者言王者有德必向上故次之也米所以次火者民既歸王王須濟活濟活之理得米為生故次之也黼所以次米者言王者能濟活兆民宜裁斷合理如斧之斷決故以次之黼所以次藻者王既裁斷得所善惡各有分宜人皆背惡從善故以次之六米謂繢畫五色謂刺繡故令色采之文異耳鄭注尚書性曰采施曰色性色聲三事色居其中故杜言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也

禮記禮運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注）五色六章畫繢事也（疏）云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元也以元黑為同色則五中通元繢以對五方則為六色為六章也為十二衣者兼天元也以元黑為同色則五中通元繢之衣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為質

爾雅釋言黼黻彰也

袞黻也（注）袞衣有黻文（疏）小雅采菽云元袞及黼袞必兼有黼黻詩但言及黼嫌于無黻故此釋之

大戴禮五帝德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

家語黃帝始垂衣裳作黼黻

陳氏禮書冕服之作尚矣書稱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黼黻而上象服也象服有冕禮記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則皇收而下皆冕也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則夏商服章蓋與古同矣古之服章十有二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詩曰元袞及黼又曰元袞赤舄康成謂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特前卿謂天子袾褘褖衣冕諸侯元褖衣冕考之於禮王之

五冕皆元冕朱裏裏王之始冠元冠丹組纓聘禮釋幣元纁束昏禮納幣亦元纁束聘禮之篚元被纁裏昏禮之笄緇被纁裏方相氏元衣朱裳銘物亦緇上頯末則元緇所以體道丹黃所以象事體道者常在上象事者常在下故易稱垂衣裳以取乾坤天元地黃而纁赤黃色則六服皆元衣纁裳矣荀卿天子祩褖之說豈其所傳者異耶荀卿又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黼黻衣冕也袞冕自登龍言之也山冕本山龍言之也考工記曰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爾雅釋山曰上正章山禮記曰龍卷然則正曰上正章丘釋山曰上正章山禮記曰龍卷然則火圜山上正而卷曲矣周禮交龍爲旂鄭禮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衣章之飾蓋亦如此則龍之一升一降乃不爲亢君德之象也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公袞亦有升龍矣康成改章爲獐謂天子有升龍降龍公袞無升龍誤也司尊彝有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蜼彝明堂位曰雞彝夏后氏之尊也黃目周尊也則虎彝蜼彝爲有虞以前之彝可知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爲繡葛之精者爲絺孔頴達申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絺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後代無用絺者此說是也康成讀絺爲黹豈非溺於後代以疑古歟史記亦曰舜被絺衣鼓琴

又曰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故禮記言招搖在上穆天子傳稱天

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　山古者衣韋尊圭案皆有山飾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古者衣韋旂旃（儀禮有龍旃）　冪虞盾輴勺帷（大記有龍輴）　皆飾以龍周禮曰交龍爲旂觀禮曰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於縿曲禮曰左青龍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於縿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然龍繪於上幅非繡於下幅慎之說誤矣　華蟲翟也翟不特施於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所謂褕翟揄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特后之車服而舞與喪禮亦用焉書與周禮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言揄絞是也孔安國顧氏以華蟲爲二章非是　宗彝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王致孝有尊有彝而衣特以彝爲章者以虎蜼在焉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康成頴達之徒謂毳畫虎蜼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虎蜼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蓋宗彝白而虎蜼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爲罽孔安國謂宗彝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皆臆論也　藻水草也施於衣與棁而已冕旒與玉藻亦曰藻皆取其文而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釋巾車曰藻水草蒼色兼蒼赤蓋伏鄭各舉其一偏耳　火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曰殷火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司農曰圜形如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傳曰火赤孔安國謂火爲火字其說與考工記不合

粉米鄭氏以粉米爲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也孔安國曰粉若粟米米若聚米顧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爲之一物而爲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　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銎黑有剸斷之義故裘裳席巾中衣褖禪之領胃之殺覆椁之幕檀弓曰加斧於椁上飾棺用焉　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荒鞎見大記其文兩已相戾蓋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黻弗而韍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衮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之黻乃韍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

蕙田案陳氏駁先儒之說多是

又案以上服章

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哻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旒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

儀禮士冠禮記周弁殷哻夏收注弁名出于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哻名出于憮憮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疏欲見此是三代之冕百王同之無別代之稱也

禮記郊特牲周弁殷哻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注周弁殷哻夏收齊所服而祭也三王共皮弁素積不易於先代

方氏慤曰皮弁則以白鹿皮爲之素積則以素爲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楊雄所謂襞幅爲裳是已

世本黃帝作冕服

史記放勳黃收純衣

論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疏鄭注此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士會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

詩大雅文王常服黼冔〔注〕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何氏楷曰蔡邕云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弁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

陳氏禮書世本云黃帝造冕史記云堯黃收純衣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而祭郊特牲與冠禮記云周弁商冔夏收鄭氏釋王制謂皇冕屬也畫羽飾焉釋冠禮記謂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撫撫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白虎通曰弁攀也攀持其髮此雖不可以考然周禮掌次之皇邸樂師之皇舞皆以鳳凰之羽為之則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冔對冕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詩云者猶所謂黼冕也冠禮記與郊特牲以收冔對弁言之者三王共皮弁素積則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已檀弓曰周人弁而葬商人冔而葬〔注〕范氏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繪其上似爵頭色有收特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其說不可考

禮記禮運衣其澣帛〔注〕澣帛練染以為祭服亦異代禮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

陸氏佃曰衣其澣帛詩曰害澣害否傳以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婦人有副褘以接見君子見舅姑其餘則私也然則衣其澣帛蓋自褕狄而下且言澣帛則亦以著潔其衣服

葛田案衣其澣帛不專指后服陸說非是

禮器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注此祭冕服也朱綠以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希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用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熊氏曰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菽云元袞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陳氏禮書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其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

方氏慤曰凡服其章雖異至于元衣纁裳則通上下如之然此止以言士者士之服無章以元纁爲主故也自大夫而上皆冕服也士則皮弁服而已藻必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綠同義

蕙田案以上通論四代冕服

周禮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六服同冕有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六王之前不當至諸蓋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元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訛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五章袞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疏）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袞卷龍衣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裨冕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若然則裨衣自袞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爲裨衣其言不足信矣

王氏昭禹曰以周之祖廟考之先公尊於先王而所服止於鷩冕之非所以爲敬故不敢以臨之亦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袞

陳氏禮書袞冕九章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觀弁師於王言冕之表裏延紐而

不及玉璜於諸侯言玉璜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於王言繅不言斿於諸侯言繅斿不言玉數止言璪玉三采言繅斿皆就而不言采數公之五冕皆三采言玉笄而不言紘是皆約辭以互發之則五采繅十有二就不言皆者其斿如康成之說信矣春秋傳曰上物不過十二郊特牲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卷以祭是王衮冕十有二旒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則上公之衮冕九旒九玉弁師言繅十有二就以見斿與玉亦九於玉藻衮冕亦十有二言繅斿九就以見斿與玉言之也孔子曰麻冕禮也記曰玉藻前後邃延漢孫叔通之冕制版廣八寸而長倍之後方前圓後仰前俛則版質而麻飾之上元爲延下朱爲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紘五采玉則朱白蒼黃元也皇氏沈氏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貫編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一色者先朱後緑

玉有十二則每玉間以寸也其元朱方圓俛仰如此先儒謂前低寸而辨物之德應物之事不變之體無方之用莫不該存乎其間命之曰冕者禮爲應物而設故也然服飾於下陰也故司服之冕六冕飾於上陽也故弁師之冕五而已猶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飾三而已副編次則大裘衮衣同冕猶三翟同副也康成謂大裘無衮其冕無旒於經無據玉藻曰龍卷以祭其文在朝日聽朔之上則祭昊天五帝先王之類皆以玉藻龍卷此又與郊特牲象天則天數之說合矣蓋先王祭服其內明衣加以中衣中衣繡黼丹朱然後加衮衮焉則大衮之所著見者領而已衮服元衣纁裳而

九章則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繪於衣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繡於裳前後遂延則前十二旒其玉百四十四後十二旒玉亦百四十有四（鄭氏曰旒十有二前後遂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釋名曰冕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其鞸朱鞸其帶素帶朱裏朱繂終辟執鎮圭（朝諸侯則執瑁圭）佩白玉而元組綬赤舄（鷩冕七章鷩雉也雉之爲物五色備而成章故曰夏翟亦曰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也司服又謂之鷩者別其名也考工記曰鳥獸蛇鳥而類於獸蛇者指其文也（鄭氏曰華蟲之毛鱗有文采者）鷩冕以祀先公饗射然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爲敬故弗敢也其制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九旂共玉二百一十六元衣纁裳繪於衣者華蟲火宗彝也繡於裳者藻粉米黼黻也紱帶圭佩綬爲與衮冕同然則饗射亦以鷩冕祭祀以衮冕故大諸侯以衮冕饗射以鷩冕祭祀以衮冕故大射亦以鷩冕以饗與賓射殺於朝覲而大射殺於祭祀故也燕射於寢則皮弁而已賈公彥謂賓射服皮弁燕射服朝服然鄭氏釋司服謂鷩冕饗射者饗食賓客與諸侯射則賓朝服耳離而二之其說誤也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爾雅有顧諸雉鷮雉鶅雉鶅雉鶡雉（汗）雉鵫雉翬雉鵫雉鷮雉南方曰鶅東方曰鶅北方曰鵫西方曰鷮而衣章之所取者持鷩與翬鷮耳以其文尤著故也　鷩冕五章說文鷩獸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鷩衣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

謂之毳冕毳冕王所祀四望山川之服也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百六十有八繪於衣則宗彝藻粉米也繡於裳則黼黻也韍帶圭佩綬舄與鷩冕同詩曰毳衣如菼菼之初生其色元則如茨言其衣也又曰毳衣如瑳瑳之爲玉其色赤（說文瑳玉類色）則如瑞言其裳也劉熙釋名以毳爲藻文鄭司農以毳爲罽衣與宗彝之制不合不足信也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曰蜼似猴而色黑尾數尺鼻上向兩則以尾若兩指室其鼻蓋虎取其義蜼取其智　希冕三章王祭社稷五祀之服非卑之於饗射也以社稷五祀之所上止於利人故衣粉米而已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爲絺以絺爲刺謂希刺粉米無畫然畫陽事也在衣繡陰功也在裳希衣之粉米固亦畫矣繡而不畫則與餘章之在衣者不類其說非也唐以希冕爲繡冕蓋亦襲鄭氏之失歟

希冕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五旒共玉百二十貫公彥謂天子九章侯伯七章大章也章各依命數數章也則九章章皆十二七章章皆七若然則舜十二章之服日月星辰之類皆十二乎不必然也考之於禮升龍降龍爲一章虎彝蜼彝爲一章則山火而下蓋皆左右畫繡之也　元冕一章王祭羣小祀之服其衣元而無文裳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以元名之元冕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三旒共玉七十二而王之齊服亦用焉荀卿曰絻而乘路即元冕也諸侯之齊以元冠不以元冕及親迎則元冕齊戒攝盛故也宗彝於十二

章之服在裳於九章之服在衣粉米於七章之服在裳於五章之服在衣蓋次服之首章上服固已升之矣夫乾居西北而天事武故黼之色白黑艮居東北而成始終故黻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觀易陰陽之相代歸於復小而辨於物卦象之相推終於未濟之辨物居方辟命九官終於黜陟分北周官六計終於廉辨皆六服終黻之意也然剛斷者先王之所沉潛非嚮而上之也故黼依設於後席用黼純設於下而中衣繡黼設於中皆六服後黼之意也詩曰元衮及黼黻衣繡裳常服黼冔書曰麻冕黼裳語曰致美乎黻冕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衮黻也凡此皆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　禕冕覲禮侯氏禕冕曾子問曰大祝禕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禕冕玉藻曰諸侯禕冕以朝樂記曰禕揚干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禕冕鄭康成釋覲禮曰禕之言坒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禕禕釋玉藻曰禕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爲禕衣拘矣

蔡氏德晉曰衮冕衮衣而冕也下鷩冕等倣此享先王衮冕有二一則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祭武王則服之一則服九章自山龍而下荀子所稱山冕禮記所稱龍衮即此其冕九旒祭太王王季文王則服之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六服但舉其大綱一服中顏色各異寒暑不同初非一例如十二章之服以大裘為上故舉此以例其餘必更有帛有絺綌而裘帛與絺綌必非一色康成謂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恐未必然以書顧命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為元色推之可見

方氏苞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知矣享先王以衮冕則祀天地以十二章之服可知矣不敢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衮冕祀先公其義一也郊特牲及明堂位皆舉旂之

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若服之備十二章則遂古如斯不必言也典命職上公九命爲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衣裳九章天子法天以十二爲數蓋日月星辰麗天非人臣所敢服

又曰九章之說羣儒辨之詳矣而學者終以三辰之服未見於經爲疑不知六典乃設官分職之大經故服物采章文多不具或彼此互見此職第言衮而不及衮以上之三辰第言鷩以下毳以下元以下而不及其繪繡之物則亦具詳於冬官可知矣

蕙田案先儒辨鄭氏天子衮冕九章之說甚詳已見圜丘祀天門冕服條下茲方氏所云可謂簡而當也蓋十二章之服始於虞舜三代所同周制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爲節故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繁纓十二就則衣十二章明矣故事天及五帝冬至則內服大裘裘之外襲以元衣備十二章名之爲衮若五帝則唯立春爲然餘則但服大裘外之衮衣至夏秋以紗爲衣備十二章是祀天祀五帝其用十二章之衮無疑但欲以別於祀先王之服故不曰衮冕而曰大裘而冕也自鄭康成造爲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說則尊卑不分等威莫辨而與經文不合矣況質文相變每後增於前周尚文而反減冕服之章有是理乎蔡氏謂周衮冕有二一十二章以祭武王一九章以祭大王王季文

王方氏謂不敢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
敢服衮冕祀先公其義一方氏之說爲是蓋
日月星辰麗天之文則服以祀天宜矣先王
雖尊若以三辰臨之恐褻天之章故服山龍
以下若大王王季文王既經追王則皆謂之
先王可也而又加區別非人子所敢出故驚
冕享先公陳氏謂非尊先王而卑先公蓋不
敢以衮臨尸服其義精矣蔡氏所云未詳何
據至方氏又云學者終以三辰不見於經爲
疑而以具於冬官爲辭此雖理或有之然亦
非據也要之周禮大抵多因前代因則不同
於創無爲特筆以著之又何必以三辰不見
於經爲疑也且不見於經亦唯曰周官無之

爾尚書明言之矣可謂之不見於經乎即如
唐虞之制虞璿璣玉衡見於書不必著於周禮
五瑞之制見於周禮而不必詳於書蓋古人
簡質不獨周禮一書文多互見即六經之文
以互見爲援據者不可勝數也若必以不見
三辰爲疑則固矣又謂旂有旒而設日月乃
周人創制亦未確考郊特牲明堂位所言皆
魯禮魯僭天子禮爲日月之旂故陋儒誇言
以示美若周天子則固有之無庸說也即曰
創制亦只可曰魯人而不可曰周人也尚書
孔傳云畫三辰於衣服旌旗疏言左傳有三
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三者禮有沿
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旂也

據此則亦非周人始創明矣

宗元案天子法天以十二爲數則服亦宜十二章此復何疑而仍訛襲陋者皆以九章爲說不知只就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九章如王之服一句可知王之服有在衮冕而上者合三辰而得十二章矣望溪先生此解可謂一語破的何舊說之憒憒也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耳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

蔡氏德晉曰自公衮冕至大夫元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與受王命之服其給事之重者亦用之如冠昏之禮是也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元冕則助祭者皆元冕也若朝王及在國受王命與冠昏之禮則各服其上服上公則衮冕侯伯則鷩冕諸侯自祭鄭康成謂惟魯及二王後衮冕餘皆元冕以大夫於己推之理或然也

典命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疏案大行人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於上公降殺以兩子男比於侯伯又降殺以兩爲差耳）

公之孤四命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衣服各眡其命之數（疏四命者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爲降殺也但大夫元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元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端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

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衣服各眡其

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之禮冕服九章

諸侯之禮冕服七章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冕服五章諸男如諸子之禮（注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疏凡服皆以冠冕表衣故言衣先言冕鄭恐冕服是服此冕故云著冕所服之衣也）

凡大國之孤卿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若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詩秦風終南黻衣繡裳（疏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豳風九罭衮衣繡裳（傳衮衣卷龍也）（音義衮六冕之第二者也）

陳氏禮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為陽後（傳衮衣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為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士喪記明衣裳不辟喪裳一袧則吉裳不特三袧而已明衣長及觳則凡裳不特及觳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裳綠紳緆純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袘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知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然冕服元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元端服惟三裳而已士昏禮使者元端鄭氏曰有司緇裳無據）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襈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正色也黃素之裳非間色也蓋衣之元緇所以象天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為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為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間也記且云爾者豈非以元為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蟻裳元彤裳纁詩曰毳衣如菼又曰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蓋裳以纁為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託於火故也若夫元裳素裳之類各象

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元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

小雅采菽元袞及黼箋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黼黻謂絺衣也疏謂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何氏楷曰據此詩元袞明上公之衣亦元色周禮言元冕謂衣之無文者其本色是元然則凡冕服之皆元衣而畫以卷龍黼黻謂絺衣也疏男衣三章裳二章而裳以黼為首此言元袞及黼者舉公及子男以該侯伯也又詩若縣率九章當始于袞終于黻故爾雅訓袞為黻黻者袞之盡也此不言黻者止於來朝之諸侯不為卿大夫設也凡此皆先王待諸侯之常制是時諸侯尚未來朝而王者已預為之儲具如此

韓奕元袞赤舄疏又賜身之所服以元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何氏楷曰赤舄冕服之舄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履赤舄與王同也

論語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衅纊塞耳不任視聽疏云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詔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益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獨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云取其衅纊塞耳不任視聽者衅纊黃綿也案今禮圖袞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衅纊諸侯以青纊以其冕旒垂目衅纊塞耳欲使無為清靜以化其民故不任

禮記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注卷謂俗讀也其遍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陳氏禮書公卿大夫之命以四以六以八陰數也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五以七以九陽數也典命上公九命衣服以九為節司服所謂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是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則是三公一命袞而衣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八命與侯伯同七章之服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矣觀司服孤

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希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元冕則王之公卿大夫其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也詩言周大夫之服毳衣則王之上大夫卿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則希冕元冕也然則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孤自希冕而下其服二服雖不同而冕同賈公彥曰諸公繅玉同文惟有一冕以冠五服其說是也弁師諸侯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璜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皆三采其等爲之鄭氏謂上公繅九就用玉百六十二侯伯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玉五十繅皆三采弁師瑉玉三采鄭氏曰瑉故書作璱說文璱二采玉孤繅

四就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玉八繅玉皆朱綠考之聘禮諸侯朝天子圭繅朱白蒼大夫問諸侯圭繅朱白蒼者君之繅朱綠者臣之繅冕繅之別蓋亦如此鄭氏之說是也希冕三章鄭氏謂孤繅四就蓋孤四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則服雖三章而冕四斿斿四就無害其與服章異也晉武公之臣請服於周始曰無衣七兮次曰無衣六兮以示不敢上眡侯伯姑請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也孔穎達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弁飾六玉冠六辟積然則卿服雖五章而冕繅六斿斿六就猶大夫之服三章而繅四斿斿四就也不特人臣之冕如此王服九章而繅十有二斿斿十有二就是繅斿與服章不必同也

鄭氏又曰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旂然典命言各眡其命之數果一命之冕無旂則眡其命之數云者爲虛言也夫冕之有旂爲蔽明也繅之就數固雖不同蓋皆其垂過目而每就非止一寸每就一寸殆王之十有二就者然也賈公彥曰每玉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射人三公執璧執璧則服毳冕而已蓋王饗射降而服鷩冕則公於王射降而服毳冕矣鄭氏曰諸侯入爲卿大夫各服本國服章與在朝仕者不同然卿大夫出則伸而加一等入則屈而降一等則各服本國服章之說無是理也書曰周公東圭射人三公執璧蓋圭乃公之常禮璧特射時所執也王之卿大夫其所執亦羔雁特其飾與諸侯之卿大夫不同周語單子譏陳侯弃衮冕而南冠春秋伐楚之役許男卒而以衮斂夫陳侯有衮冕許男以衮斂者尊三恪而優死王事者也左氏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然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漢明帝時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服三龍九章冕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服用華蟲七章冕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以承大祭然旒有前無後非古制也又古者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則大夫以上助祭皆冕服也明帝之時百官不執事者衼

元以從失之矣

蕙田案侯國諸臣之服與諸侯之服不同諸侯之服章數依命數而諸臣之服不隨命數也故公之孤四命而服希冕三章若王朝諸臣之服以義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宜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元冕可知也陳氏謂王朝之卿大夫皆降其命一等同諸侯章服極是又從鄭氏云繅斿與章服不必同則非矣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

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有延冕上覆也〔疏〕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于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藻之前後各有十二旒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有也言天子齊有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而長知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廟司服及覲禮卷皆作衮

馬氏晞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圜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冕止于五則大裘而加冕亦止于五則衮冕九則大裘而冕與衮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衮而已周官于祀昊天不言衮則用衮可知也記于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冕服之下〔疏〕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之服卑於聽朔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注知端當為冕謂元冕也是冕服之下

方氏慤曰經有曰元冕有曰元端何也蓋元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為祭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元端而朝日則是元冕者也元端而居則是加元冠者也聽朔亦元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

諸侯元端以祭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皮弁下天子也

方氏慤曰元端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聽朔者示受之於天故神之也諸侯以朝服聽朔者示受之於祖故明之也

陸氏佃曰元端元端而冕諸侯冕而祭于公元端而祭于已據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然則元端雖冕異于元冕元冕纁裳元端而冕元裳特牲士人冠元端不言元嫌裳或素天子言門諸侯言大廟言內朝斥近不敢以言天子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可也注弁爵也冠弁也

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已惟孤爾然則士弁而祭于已緣類欲計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于已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絺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冠元冠為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元冠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已以已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祭尚用爵弁則自用爵弁自祭已廟於禮可用也是記者緣事類許之著爵弁也儀禮少牢異故鄭注云唯孤爾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鄭注云唯孤爾知非卿者以少牢上大夫自祭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也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須依班序著弁於理可也

馬氏晞孟曰大夫則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者亦周官六服同冕之意也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元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非祭于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乎士可弁而祭於已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已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為已重而孔子非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已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也

孚氏某曰大夫冕而祭於公謂天子之大夫也儀禮曰大夫朝服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注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也

褒猶進也疏謂復時以始命褒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赫赫服爵弁服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褒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褒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陸氏佃曰先儒謂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赫赫繡裳此其一隅歟衮也然則復諸侯以褒衣公襲衮衣一襲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褒

喪大記君以卷大夫以元赪士以爵弁注君以卷謂上公也赪赤也元衣赤裳所謂卿大夫元冕元衣纁裳也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

陳氏禮書諸侯祭服祭統曰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又曰君純冕立於阼玉藻曰諸侯元端以祭裨冕

以朝鄭氏謂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及二王之後衮冕餘皆元冕考之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以其致隆於公不敢與已同其服則諸侯以祭言其服也元端無章則三已宜矣然玉藻元端以祭王端冕祭於旒之冕可知鄭氏易端爲冕過矣　司服言及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其齋服有元端素端則元端素端非特士之齋服而已鄭氏曰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益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祛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祛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祛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儒行曰孔子衣逢掖之衣荀卿曰其衣逢掖則元端之袂長弔祭及餘衣之袂侈　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錫衰其哀侈袂少杼主婦衣宵衣侈殺而舒之於冕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弁則元端之袂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冠端元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鞸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元端齋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元端以祭特牲冠端元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元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燕服玉藻天子卒食元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鞸是也

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元玄齊之端衣亦元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元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元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者服元端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褖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朝服元端異矣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

鄭氏曰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元後黃荀卿曰端衣元裳綃帷乘路志不在於食葷盛齊則衣裳皆元非齊則裳不必元未聞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元端即朝服之私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冠元端素裳此說無據服元端者冠則緇布冠齊則元冠特天子齊用冕燕則元冠而已然齊或用素端則其冠不元矣鄭氏曰素端爲朝服荒有所禱請是也

蕙田案以上王祭服見諸臣服冕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

馬紐小鼻在武上弁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旁象與（疏云皆是以名焉）

元冕者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元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即是上元者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弁貫之使其得牢固也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案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元下朱爲之乃以五采繅繅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旒遂延故玉藻云天子玉藻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是也云延冕之覆在上者案玉藻注延冕上覆言雖不同義則不異皆以元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云紐小鼻至其旁象與者古之紐武弁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縰之袤以冠縰者貫簪之處當冠縰之中央是周冕垂紐於武貫弁之舊象也言與者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鄭氏鍔曰王之吉服六服每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衮則戴繅冕十有二旒大裘與衮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之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旒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市而貫五采玉十二玉則十二就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衮衣之冕也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言五采藻十有二者此據衮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旒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以玉有青

赤黃白黑五色于一斿之上以此五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玉笄朱紘者以玉笄貫之又以組為紘仰屬結之也云繅雜文者若水草之藻有五采故云雜文之名也云繅一條屬兩端於武者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順下至向上于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謂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此經十二旒據衮冕而言是以鄭云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旒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後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已下計可知

王氏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就備數也玉有十二備物也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

蔡氏德晉曰王之吉服六而言五冕者以元冕無旒不數之也

蕙田案天子之冕雖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別而每旒之玉皆十二諸侯以下之冕則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五旒者五玉而玉又用瑱也元冕無旒故不數蔡氏較注疏為長

諸侯之繅斿九就瑱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

王瑱玉笄(注)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詞延紘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填塞耳者故書瑱作琠鄭司農云繅當為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琠惡玉名琉諸公云繅九就又云繅斿皆就與上言繅十有二就皆五采五十有二異上繅玉別文則繅有差降玉無差降此諸公繅玉同文則繅為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鷩冕以下以冕惟有一冕而已故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王不言玉瑱於此其一冕而已注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為義是以王言元冕冬裏延紘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鄭知侯當為公者以下別見諸侯又此經云九就當公以九為節故知是公也知三采朱白蒼者聘禮記公侯伯繅藉三采朱白蒼故知三采亦朱白蒼也云出此則異者異謂大子朱紘諸侯當青紐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

鄭氏鍔曰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蓋過稱繅也易藻為繅繅雜文之名取其義之著也斿即禮記所謂旒也易旒為斿謂其垂於前後如旗之斿也諸侯九就蓋自公而推之以九以七以五皆可見矣

蕙田案諸侯九就以上公言之也瑱玉三采則繅斿亦宜三采矣繅斿皆就郎完白謂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五命則五就皆如其命數以為就也陸農師謂諸侯九斿則上公十二斿鄭剛中謂天子皆十二旒說俱未是

陳氏禮書延先儒謂冕上覆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上元下朱以表裏冕版三十升則麻之尤精者也書稱康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顏淵問爲邦孔子曰服周之冕則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故荀卿曰郊之麻冕喪服之先散麻一也　武組弁師五冕皆紐鄭氏曰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蓋武冠卷也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　鄭氏曰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子姓之冠緇冠元武不齒之冠元冠緇武則非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元緇而后薦鄭氏謂泰人曰委齊東曰武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則武之設所以約冠也紐垂於冕之兩旁及武笄以貫之　纊鄭氏曰纊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遂延繅每一匹貫五采玉諸侯繅旒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孤繅四就卿繅三就大夫繅再就理或然也然冕五而已未有不該繅者鄭氏謂大裘之冕無旒爵弁如冕亦無旒此不可考　紘纓弁師王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爲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爲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而士以爲紘卿大夫冕

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繅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紘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餘謂之緌檀弓曰蟬有緌鄭氏曰緌謂蜩喙長在腹下喪冠緇布冠纓而不纓春秋之時楚子玉瓊弁玉纓自漢以來冕纓各象其綬色冕弁而有纓非古制也夫縣鐘磬者亦謂之紘佩容臭者亦謂之纓馬之膺飾亦謂之纓旌旗之旒亦謂之緌禪被之識亦謂之紘則紘纓緌之名非特施於冠冕也

五兩冠緌雙止檀弓曰范則冠而蟬有緌緌謂蜩喙長在腹下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繢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

五寸惰游之士也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大帛不緌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雜記曰人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纚委武元繐而後纚秦人曰委齊東曰武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　笄髽笄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諸侯玉笄士冠皮弁爵弁笄則冕弁有笄也國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也士喪服婦人吉笄有首尺二寸吉笄象笄也男子之笄亦或尺二寸大夫士之笄亦或象爲之歟禮王祀以玉路朝以象路王玉爵諸侯象觚王玉笏諸侯象笏皆象次於玉然則諸侯玉笄大夫士用象可知貴公彥釋士冠禮大夫士笄當用象鄭氏釋士冠禮謂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無笄蓋指緇布冠言之也雜記曰緇布不纚則緇布非特無笄又纓而不緌矣古者笄亦謂之簪易曰朋盍簪鄭氏謂笄今之簪是也荀卿鍼賦曰簪以爲父則簪形似鍼而巨

也考之士喪禮髽笄用桑長四寸纚中其母之喪內
御者浴髽無笄則髽笄與冠弁之笄異矣髽笄四寸
所以安髮男子婦人皆有之男子死有髽笄而無冠
弁之笄以其不冠故也婦人死不特無冠弁之笄亦
無髽笄以其不以髮爲猶男子之冠故也家語曰孔
子之喪襲而冠此王肅附會之論也荀子亦曰髽而
不笄　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
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
瑩於衛之臣言褖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
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
人亦有之不特施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
繼之以會弁如星褖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
有之可知也士瑱用白纊即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
人君用黈纊即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
以素爲士之服充耳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
爲人君之服於說是也然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黃
爲黃玉而用瓊華以飾象則是士瑱用二物與餘瑱
不類非禮意也鄭氏以素爲素紞青爲青紞黃爲黃
紞人君五色人臣三色然魯語王后織元紞夫人加
紘綖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
則夫人以至士妻特有所加而已其織元紞一矣未
聞有五色三色之別也又紞所以垂充耳而充耳不
在紞爲紞爲充耳非也春秋傳曰縛之如一瑱則縛
纊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元紞以垂之瓊玉以
承之承之詩所謂尚之也梁制垂以珠瑱班固賦曰
雕玉瑱以居楹礎石亦謂之瑱則瑱居纊下可知也

賈公彥曰古者瑱不用纊士死則用白纊然士之襲禮皮弁褖衣緇帶韎韐竹笏之類皆用生時之物孰謂瑱用白纊特死者之飾哉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爲之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象邸玉笄注故書會作髻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髽用纰乃笄髽讀與髻同書之異耳語曰以纰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紛爲髻瑱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瑱讀如薄星又曰其笄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先鄭以會爲五采束髮讀經以爲皮弁會五采引士喪禮及沛國之事後鄭皆不從故以會謂縫中解之先鄭讀從馬會取會結之義又讀瑱如車轂綦之綦直取音同未知何義也元謂會如大會之會漢歷有大會小會取會聚之義故爲縫中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曰會弁如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詩會弁如星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轡樂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伊綦瑱既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云邸下柢也者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

易氏祓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于朝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弁服朝則日昃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皮弁之制若夫韋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緌衣是已冠弁即元端也所謂元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弁素積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韋弁冠弁在其間

蔡氏德晉曰皮弁以皮六方縫之會其合縫處也玉笄貫於弁以爲固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各以其等纚笄玉瑱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纚七就用玉九十八子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七子男瑱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瑱飾四三命之卿瑱飾三再命之大夫瑱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而無旒士變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王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皮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疏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者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須變冕為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

易氏祓曰此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弁之制

蔡氏德晉曰韋弁服王亦有之言於此互見也各以其等如其命數也孤卿大夫則如其命數而降一等故八命者七旒六命者五旒四命者三旒其三命者亦三旒再命一命者無旒士則不論三命及不命皆不服冕而服爵弁掌其禁令不得有僭踰也

蕙田案蔡氏之說是也康成說侯伯子男玉數則是其說孤以下玉數則非

陳氏禮書皮弁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瑉象邸玉弁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儀禮士冠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賓同簚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爲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爲邸可以託宿者爲邸玉瑉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託以皮者也爾雅邸謂之柢賈公彥曰邸下柢也謂於弁內項上以象骨爲柢然謂之柢不特施於項上魏臺訪議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然則魏武所作弁柢或古之遺制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康成曰侯伯瑉飾七子男瑉飾五玉亦三采孤瑉飾三命大夫瑉飾二玉亦二采於理或然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十有二又可知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說文引詩韡弁如星謂骨擿之可會髮者此不可據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瑮弁執戈言其文也毛氏曰騏文也孔安國曰瑮文鹿子皮說文瑮蒼艾色蓋瑮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瑮組纓爲士之齊冠瑮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瑮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瑮宜矣弁師言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弁無玉飾康成讀玉瑉爲結是臆說也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詔曰素以麑裘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禮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緇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皮弁緇組紘與天子諸侯皮

弁之紘亦異矣蓋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詩曰側弁之俄以聽
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
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
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
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
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
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然喪服小記諸
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
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韋弁爵
弁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
其等爲之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聘禮君使卿韋弁歸
饔餼鄭氏釋周禮謂以緎韋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
至衣緎韋之跗注是也釋聘禮謂緎布以爲衣而素
裳既曰緎韋爲衣又曰緎布爲衣既曰緎韋爲裳又
曰素裳蓋以軍國之容不同故也然賈服之徒謂緎
韋之跗注者袴屬於足跗也袴屬於足跗則非衣也
詩於兵服曰制彼裳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裳載是常
服春秋傳曰衣服振振則兵事上下同服矣詳不可
知也或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記有爵
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
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
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
雀弁先於綦弁孔安國曰綦弁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
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
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
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

右服冕

淮陰吳玉搢校字

哭諸侯服爵弁而即戎服之爾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紵衣書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子羊之襲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冕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其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爲之如皮弁制鄭氏釋士冠禮謂爵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則赤多黑少矣釋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赤多而黑少鄭氏爲之二說是自惑也其言爵弁赤亦無據

惠田案以上冕弁之制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李太徵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六十八

宗廟制度

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鄭司農云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東房褕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禒衣褕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一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元謂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華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絞于衣以為文章褕衣畫翟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蠶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朝然而天也朝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稼衣言稼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稼衣也禄衣禦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禄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于此矣褕翟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褕衣元婦人尚專

已以王服之章十二推之則后服六刻十二以為節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亦闕狄以下乎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 疏上言王后六服此論外内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以下三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為裏故云素沙也鄭必知九嬪已下服鞠衣以下者但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以下服亦三等故也云外命婦者此約司服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以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臣之妻也但司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若然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褘衣一命禒衣士緣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無孤之國則卿絺冕大夫元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者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内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揄狄是以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三夫人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射人云三公之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定三公夫人又無正文故總云乎以疑之也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夫人亦闕狄唯二王之後褘衣者玉藻云夫人揄狄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鄭必知侯伯夫人自然當揄翟一命禒衣並是子男之國闕翟既當子男夫人以上差之侯伯夫人自然當揄翟

鄭氏鍔曰天子六服有章數之殊備物而尚文王后三服無章數之異守一而尚質惟其尚文故日月山龍而下有鷩有毳其物十二惟其尚質故純用狄而

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服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 疏王之吉服有九章并以下常服有三與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案内宰云祭祀祼獻則贊天地無祼言祼惟宗廟又内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于外神不與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若然哀公問云夫人為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司農云褘衣畫衣也者先鄭意褘衣不言狄則非翟雉如書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又引祭統者彼據二王後夫人助祭服褘衣與后同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狄是翟羽故也云鞠衣黃衣也素沙赤沙也者先鄭意以素沙為赤名義無所據故後鄭不從之元謂狄當為翟者破經二狄從翟雉之翟也伊洛而南以下至曰摇皆爾雅文元引此者証褘揄為雉也又云暈衣畫暈者以先鄭褘衣不言翟故增成摇狄畫摇者亦就足先鄭之義云闕翟刻而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翟而加闕字明亦刻繒為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云此三者皆祭服者對鞠衣已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鄭言此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為二與王祀先王衮冕先公鷩冕同差羣小祀王元冕故后服闕翟云今世有圭衣刻為圭形緩於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緩於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也

二王後夫人當褕衣矣案喪大記云復君以卷注云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褕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衮冕其妻亦得服褕衣矣此注自云二王後不云三公雖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衮冕其妻不得服褕衣矣此注自云二王後不云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毳冕夫人服闕狄不定故不言若然喪大記注云公之夫人容三公夫人兼二王後夫人矣明堂位云夫人副褕是魯之夫人亦得褕衣故彼鄭注副褕于后之上服惟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注亦含有九命上公夫人與魯夫人同也

憲田案九嬪服鞠衣若中宮無后以九嬪中賢而長者攝行后事當服闕狄也侯伯夫人得服揄狄而王朝三公之夫人止服闕狄以近尊而降也蓋亦如公卿大夫之服其出封皆加一等矣

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疏）祭祀共三狄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時

詩鄘風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疏）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衣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展玉藻為長

何氏楷曰翟山雉尾長者取以為衣名郝敬云闕狄喪大記作屈狄栖伏曰屈狄有揄屈猶衮龍有升降也鄭元云三翟以翟雉之形為飾不用真羽展玉藻作禮說文作褖云丹縠衣也毛傳亦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與說文合當從之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當作褖御於王之服色黑此后六服也又案鄭司農謂褕衣元揄狄青闕狄赤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而孫毓以為褕衣赤闕狄黑展衣赤其揄狄鞠衣褖衣同俱未詳所出姑兩存以備考此翟依鄭說則揄狄闕狄也與上章言副皆祭祀之服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絺之

麻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疏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縠為之以文與縐絺相連嫌以絺為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葛為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緯縐故箋申之云縐絺絺之縠縠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詩謂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

何氏楷曰案周禮六服之外原有素沙鄭注謂素沙為六衣之裏據雜記云復用素沙其非衣裏明矣所謂蒙彼縐絺乃展衣上加縐絺蒙之即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即白紗所以加於衣上者尚絅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於外凡繒薄細者皆稱絺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

蕙田案何氏釋素沙之說近是

禮記玉藻王后褕衣夫人揄狄(注)褕讀如鞠揄讀如摇鞠摇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于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褕衣(疏)褕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鄭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鞠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摇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褕衣畫翟者揄狄畫摇者闕狄刻而不畫

從王祭先王則服褕衣祭先公則服闕狄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闕衣黃朱服也色如朝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禒衣御于王之服闕狄赤揄狄青褕衣元鞠衣黃展衣白禒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鄭注以經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為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二夫人亦當與子男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為所解之也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褕衣也

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褕衣故明皆祭先公則服褕衣祭羣小祀則服闕狄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闕衣黃朱服也色如朝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禒衣御于王之服闕狄赤揄狄青褕衣元鞠衣黃展衣白禒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鄭注以經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為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二夫人亦當與子男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為所解之也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褕衣也

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褕衣故明皆祭先公也

陳氏禮書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褘而無褖后之服褖而不褘以陽成於奇陰成於耦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為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為狄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

則其制屈於揄褕而已三狄鈹皆畫之於衣如王晃
服鄭賈之徒謂褖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
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
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元而已故褕衣元祭先王服
褕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鬞則服鞠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褖衣
崔靈恩謂王后三狄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
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
也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
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行
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狄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狄刻
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鬞而服之以
其帥外內命婦而鬞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

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
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
色纁者陰之上達褖則循褖之也燕居及御於王服
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為循褖而已后行之盛也
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者
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
以為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
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
士也則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
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褕衣然
記言士褖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
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闕狄侯伯之夫人揄狄
公之夫人褕衣記稱夫人副褕是也再命鞠衣則上

公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改褘爲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袞則三公在朝驚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褘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者魯侯得用袞冕則夫人副褘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褖衣之袂不侈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士褖衣（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

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緣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或作稅

（疏）女君謂后也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受后之命故云君命屈狄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狄也褘衣是王后之服故鄭知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禮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也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褘衣

一命禫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之妻也

儀禮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袖立于房中南面（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元則此衣亦褖也袗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袖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裨朗非常（疏）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注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者案彼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髲又云衣褖衣者服次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褖衣助祭之服也

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韜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衣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旦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顙黼在其後（注）女從者謂姪娣也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顙禪也

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于領上假飾耳言被明非常服言被明非常故知大夫之妻刺之常也但黼乃白黑色爲之若於衣上則畫之若于領上則刺之以爲其男子冕服衣畫而裳繡繡皆刺之其婦人領雖在衣亦刺之矣然此士妻言被禪黼謂于衣領上別刺之被則大夫以下刺之不必被之矣

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注）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綃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疏）云纚者謂若士冠禮廣終幅長六尺笄安

髮之笄非冠冕之笄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若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云凡婦人助祭同服也者經及記不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故知同服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注）被錫讀為髮鬄髮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益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今文錫為緆（疏）云主婦侈袂與主婦同既一人與主婦同則其餘不得如主婦者一人亦被錫者此被錫侈袂與主婦同既一人與主婦同則其餘不得如主婦當與士妻同纚笄綃衣若士妻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綃衣下更無服服窮則同故特牲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是也

禮記雜記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裏衣

素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注）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沙縠為裏內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世婦以檀衣者世婦士妻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子狄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沙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袿袍襍重繒矣裹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疏）袍制謂通衣裳有表有裏故云皆袍制不禪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喪大記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士妻以稅衣（注）上公以用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六天八乃用屈狄矣其世婦亦以禮衣（疏）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世婦以禮衣者世婦士夫妻也其上服唯禮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

陳氏禮書褖衣（纁袡素裏色紫無雜餘同褖衣制）士褖衣（赤袡素裏色紫無雜餘同褖衣制）爾雅曰赤緣謂之褖內司服言緣衣玉藻言褖衣士喪禮褖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稅衣則緣褖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褖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陳三服元端皮弁服爵弁服有元端無褖衣士喪陳三服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有褖衣無元端則褖衣所以當元端也然元端之裳三褖衣連衣裳元端無緣褖衣有緣此其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爾衣裳與稅衣纁袖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鄭氏曰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丈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蓋丈夫褖衣緣以赤婦人褖衣緣以纁古文褖為緣鄭氏亦曰褖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之

禒衣則禒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間之色異耳
賈公彥曰爾雅釋婦人禒衣鄭氏以士之禒衣雖不
緣而其名同故引而證之此臆論也士昏禮女次純
衣纁裨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裨鄭氏曰凡婦人不
常施裨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復衣不以裨明非常
也然純衣禒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
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裨則明凡禒衣皆有裨也
孰謂裨特爲昏禮施哉　宵衣染之以黑士昏禮女次純衣
纁裨立于房中南面褕翟笄宵衣在其右特牲禮主
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少牢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
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鄭氏釋昏禮曰宵讀爲
素衣朱綃之綃綃綺屬也褕亦元衣以綃爲領釋特
牲謂其繒曰宵染之以黑記有元宵衣釋少牢曰被

錫讀爲髮髮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
紒爲飾因名髮髮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夫
人妻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葢半士妻之袂以
葢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玉藻士禒衣或作稅衣
曾子譏子羔之襲稅衣纁裨則女次純衣纁裨者禒
衣也昏禮之褕特牲禮之主婦皆纚笄宵衣則宵衣
不以純矣少牢禮之主婦與贊者一人被錫衣侈袂
則錫衣非宵衣矣玉藻曰王被袞士昏禮曰女從者
畢袗元纚笄被纁黼孟子曰被袗衣則被者服之也
不特首飾而已鄭以被爲首飾以少牢之被錫爲髮
髮以詩被之僮僮爲髮髮誤矣不特此也釋追師則
以侈袂爲侈禒衣之袂釋少牢則以侈袂爲侈宵衣
之袂釋昏禮謂褕宵衣以綃爲領釋特牲爲主婦宵

衣以綃爲衣禮文殘缺鄭氏自惑學者據經可也禮有錫衰錫冕史有阿錫蓋錫布之細者也少牢大夫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不亦宜乎若助祭之類則申上服内司服曰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禄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凡命婦共其衣服鄭氏謂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于其家則降焉然則諸侯之卿大夫妻以禮佐夫人蓋亦視此

衫元衣 頯黼黑 士昏禮女從者畢衫元纚笄被頯黼在其後鄭氏曰衫同也頯禪也詩云素衣朱襮兩雅云黼領謂之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于領上假盛飾也然論語曲禮皆曰衫締綌孟子曰被衫則衫設飾也說又曰褻衣也

屬頯與褻衣通用則衫元者設飾以元也頯黼者頯爲領而刺黼也從者畢衫元女與姆之衣元可知從者頯黼則女與姆之領不以皂可知衫元而黼領此表衣耳與黼領之中衣異也士冠禮主人之兄弟與昏禮婦人從者均于畢衫元鄭氏以衫爲同曲禮曰衫締綌鄭氏又以衫爲禪是自戾也

又景衣 白褻衣白 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以几姆加景乃駹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褻也景以禦塵褻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爲褻則景蓋亦禪歟衣錦尚褻夫人始嫁之服庶人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

蕙田案禮書辨正注說皆可從

又曰緣爾雅曰緣謂之純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具父母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曲禮又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素緣司几筵莞筵紛純繅席畫純次席黼純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袘謂緣袘之言袘以緣也裨之言任也以纁緣其交象陰氣上任也既夕禮明衣縓裳縓袘謂緣袘緇緣裳象陽氣下袘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緣象天地也士冠禮黑屨青約繶純純博寸既夕禮服攝白約攝緣也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純緣邊也又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雜記韠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在旁曰紕在下曰純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裨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史曰褾襈襈緣也古者衣裳冠帶韠屨席有緣而純袘紕絇舄裨襈攝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深

衣之緣錦青若素長衣之緣素爵弁纁裳之緣緇明衣之緣素爵弁纁裳之緣緇中衣褖領之緣丹朱童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禒衣緣纁周禮縁衣作禒衣屨之緣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緣或元華席之緣或紛或褖或繪韠之緣爵與素服之緣白約其他不可考也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練衣黃裏緣緣既祥然後縞冠素紕大夫去國徹緣以喪禮處之也公子為其母麻衣緣緣為妻亦麻衣緣緣以父厚殺之也

蒐田案以上后服及后以下之服

周禮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注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衛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衛統紘綖元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髽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

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内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内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于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髢衣侈袂迎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髮髢衣侈袂褖衣之袂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疏〕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成法若縫人掌縫衣則有司服内司服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共掌男子首服也後鄭不從者此追師若兼掌男子首服亦當如下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兼王為文今不云王明非兩官共掌此直掌后已下首服也桓二年臧哀伯云衡紞紘綖則據男子之衡引證此者司農意男子婦人皆有衡後鄭意亦爾但後鄭于此經無男子耳副者是副貳之副故轉從覆為蓋之義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踖動綦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于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以從王祭祀者鄭意三翟皆首服副祭祀之中含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總言之也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褖衣而云次則褖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一者以禮朝見于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褖衣首服次接御見王則褖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云唯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差別則衡笄惟施于翟衣其鞠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臧哀伯云袞冕黼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於三翟矣故鄭云唯祭服有衡也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是臣之紞懸以瑱則知婦人亦有紞以懸瑱也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者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明言紞為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為橫既垂之而又得為橫者其笄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為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為從此衡則為橫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云内外命婦自于其家則亦降焉知者大夫妻服禮衣首服編十妻服褖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侈袂但大夫妻侈袂為異又不服編故知自于其家則降是以即引少牢為證耳

何氏楷曰王之祭服六首服有三蓋以一當二副配褖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侈袂但大夫妻侈袂為異又不服編故知自于其家則降是以即引少牢為證耳

首服皆副可知

王氏昭禹曰后之服六首服有三蓋以一當二副配展褖

褘揄編配闕鞠次配展褖

〔陳氏禮書〕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左傳曰衡紞紘綖昭其度也鄭司農曰衡維持冠者鄭康成曰王后之衡笄皆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孔頴達曰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則天子之衡亦玉諸侯以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繼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繼以紘是衡有紞笄有紘也　副者翟之配以配褘翟則禮所謂副褘是也以配揄翟

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褖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爲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爲髮髮云者蓋有傳然也莊子曰秃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髡己氏之妻髮以爲呂姜髢說文曰髮益髮也蓋髢所以益髮而鬒髮者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者不特髮鬄也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髮髢也鄭氏皆以爲髮髢非是　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纚笄也觀士昏禮女次純衣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

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爲妾者不笄士妻纚笄亦攝盛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此不可考　纚緇色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綏纓男女未冠笄者盥漱櫛縰拂髦總角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寸贊者坐櫛設纚賓坐正纚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鄭氏曰纚今之幘梁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蓋櫛以理髮而後纚以纚爲紒然後笄古之言纚笄者未有先笄而後纚也

蕙田案副編次三者皆用髮爲之副爲首飾之上而名副者蓋既以已之髮爲髻復別用髮爲首飾以加其上有袠蓋之義故名副也用以配褖衣故記言夫人副褖立于東房又

以詩副笄六珈推之諸侯夫人揄狄而首服用副故先儒謂揄狄闕狄皆以副配也但副既以配三翟其制亦宜有三等之別如用玉加于副以爲飾謂之珈侯伯夫人揄狄之副用六珈則王后褕衣之副其珈必不止六而闕狄之副其珈又當降殺如王五冕之旒有等級之辨也編次舊說編列髮爲之用以配鞠衣展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用以配褖衣追王貽明謂以纚作髻如堆特牲禮所謂主婦纚笄宵衣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亦纚笄宵衣女從者畢衫元纚笄康成云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是也衡笄皆髻也長大者爲衡短小者爲笄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橫貫副上兩旁以統懸瑱大夫士之妻笄用骨角士冠禮有設纚設笄之文左傳有衡紞紘綖之語則追衡笄三者男子亦有之其與婦人異同之制不可考矣

詩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傳被首飾也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饌之事禮記主婦髮髻祭祀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盛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 疏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鬄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禓注云被禓髮者以別是鬄髮

千百年

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亡故侈緇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元端其妻緇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為侈褖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褖衣之袂此主婦髮髢在少牢之經篹云禮記曰者誤也

朱子集傳被首飾也編髮為之

嚴氏粲曰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狄以下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以為或作商時故與周禮異

鄘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　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疏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系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上次者亦髣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故云所謂髮髣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于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淖去之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有所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玉

后則名少無文也

朱子集傳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

何氏楷曰副者祭服之首飾毛傳云編髮為之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副以覆首為之飾編者編列他髮為之次者髣他髮而次第其長短與已髮相合為紒追者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為衡笄即詩追琢其章之追衡笄鄭元以為二物其制皆以玉為之謂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孔氏以左傳衡紞紘綖證之謂統與衡連文以橫貫為橫此衡垂在兩旁當耳據人身而言豎為從則此衡為橫其衡下乃以統懸瑱也愚案如孔

說大是強解左傳雖衡紘連言然自是兩事如下文言紘綖紘是纓從下而上者綖是冠上覆之元布何相涉之有且衡之與副既言垂於副之兩旁何得名衡據鄭衆杜預解衡但謂維持冠者愚意左傳言衡直是指笄而周禮衡笄連文亦正謂笄橫貫在頭上故名之謂衡笄耳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也侯夫人無考珈說文云婦人首飾毛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云珈之言加也孔云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繇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之有六據此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季云笄本婦人之常飾唯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妻所無也錢氏云今人步搖加飾以珠飾之少者六多者倍徙至三十六據詩云六珈然則古玉數凡六也案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瑞繞以翡翠爲華云疑未必古制也

蕙田案何氏以衡即笄駁注說甚是

禮記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注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祭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疏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于阼階夫人立于東房中祭之太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鄘風言宣髮首者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于副上引周禮追師証副是王后首服案周禮褘衣揄狄闕狄等皆是后之所服褘衣則后服之上者故鄭云褘王后之上服也

陳氏禮書作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于阼法

陽之道夫人於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衮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褕衣以從王祭祀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爲二王之後誤矣

蕙田案禮書駁鄭氏褕衣爲二王夫人之服亦是

祭統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東房（疏純冕純亦緇也冕皆上元上纁其服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元冕而祭副及褕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伏侯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謂西房也東西然下文夫人東酌醴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

方氏慤曰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褕則君純冕者衮冕也六冕皆玄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爲純冕者以此衮冕副褕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耳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服有副有編有次副爲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爲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爲首飾之下故以之配褕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褕則天子之所獨猶衮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

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褕衣爲正故經未有言副揄狄者止曰副褕而已

蕙田案以上后首飾

右王后服飾

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注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復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于複今人言屨以連于禪俗易語反與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綠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欒其下元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句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黑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作絇聲之誤也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元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訓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繶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疏云掌王及后之服屨者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是以連師與弁師男子婦人首飾服各別官掌之屨舄在下卑又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云爲赤舄以下謂掌而營造之故云爲也赤舄者男子冕服婦人褕狄之舄也黑舄者天子諸侯元端服之舄赤繶以下云繶約以表見其舄耳赤繶者是天子諸侯黑舄

之飾黃總者與婦人為元易之飾也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為白易之飾也纁易皆有絢總純三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屨易故多舉一邊而言也素屨者大祥時所服去飾也葛屨者自赤易以下夏則用葛為之若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用葛與皮故也云著服各有屨者屨易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服也下謂底複重底重底者名曰易禪底者名曰纁無正文鄭目驗而知也易纁有絢有總有純者飾也者言總是牙底相接之縫緆緣于其中言絢謂屨頭以絛為鼻純謂以絛為口緣經不云純者文畧也云皆總緇純用緇則總絢亦用緇色也云元端黑屨者凡元端有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為正也云青絢總純者屨飾從繡次也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為裳故白屨也云緇絢總純者亦飾從繡次也云爵弁無屨黑絢總純者鄭云尊祭服飾從繡次言云王吉服有九者則司服六冕與韋弁皮弁冠弁是也云易有三等者謂赤易黑易白易也云赤易為上冕服之易也者經先言赤易是易中之上是六冕之易也引詩元衮者冕服皆元上纁下而畫以衮龍云赤易者象纁裳故也引之者証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易赤易為上也云下有白易黑易者白易配韋弁皮弁黑易配冠弁服案司服注韋弁以靺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靺之赤色韋為之今以白易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注及聘禮注韋弁服皆云以素為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易配之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與裳同色者朝服與元端大同小異皆元冠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屨若元端之裳則玄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易有三等元端既不得與祭服同赤易若與韋弁皮弁同白易則黑色無所施故從上士元裳為正而黑易也大夫元端素裳亦從元裳黑屨矣云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易者以王易有三后易不得過无故知后易亦三等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易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以三等之易配之元易配韓衣則青易配揄翟赤易配闕翟可知

云鞠衣以下皆屨耳者后服三翟既以三易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易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云句當為絢句者以此屨易無取句之義案士冠禮皆云絢故知當為絢云絢總純同色者案士冠禮三冠絢總純各自同色故也男子有三等屨易婦人六等屨易故雜互見之明其衆多也凡云易之飾如纁之次者無正文此約皮弁白屨黑絢總純白黑北方為繡次爵弁纁屨黑絢總純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為繡次也以此而言則知凡易皆不與屨同而為繡次可知云言總必有絢純言純亦有總純三者相對者以士冠禮三冠各有絢總純故知三者相對但經互見故各偏舉其一耳云凡屨之飾如繡次也者亦約士冠禮白屨黑絢總純之等而知也云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者此據婦人之屨鞠衣已下之屨故有黃屨黑屨也以屨從繡次為飾故知義然也云絢為之拘著于易屨頭言拘取自拘持為行戒者鄭注士冠亦云絢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以為行戒者謂使低目不妄顧視也云其餘唯服冕衣翟著后以下婦人也

訂義湯氏曰禪下曰屨複下曰易凡易之內必有屨屨外有加易故云複也屨之與易理宜同色亦猶裳之與屨同色也周人衣服大概三色元青黑緇之類為一色白素之類為一色纁赤黃之類為一色此三代所尚纁赤周也白素殷也青黑夏也纁赤為上白素為中青黑為下故儀禮爵弁纁裳皮弁素積元冠元端三服相次等而上之六曰元冕五曰絺冕四曰毳冕絺麻衣毳罽衣也詩曰毳衣如菉麻衣如雪三色相次亦可見矣但周人威服不用白素故易無白若自漢明帝時諸儒誤讀尚書始為山龍華蟲十二章之飾而冕服始皆元衣纁裳故鄭康成謂冕服皆赤易宜檢周禮注先鄭後鄭不同處仍以後漢輿服志參考之知漢儒衣服非復周制康成蓋時學耳

王氏詳說曰鄭氏于追師其說皆可取若夫屨人其說繫矣且玉藻所謂享天子諸侯衣服黻冕佩等制甚詳未嘗及易屨不過曰在官不佞屨又曰童子不屨

絢又曰弁行剡剡起屨又曰退則坐取屨而已鄭氏以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繅屨之文以意解而廣之夫士之冠禮其可為王與后服屨之禮乎漢儒之禮其可執以為周公之禮乎謂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六皆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則黑舄謂后之吉服有六祭服之三褘衣則元舄揄狄則青舄闕狄則赤舄何祭服之多而舄之少耶何后服之少而舄之多耶謂后之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禒衣黑屨何王之屨絕無而后之屨有許多耶況經有赤舄黑舄而已鄭氏乃有白舄元舄青舄焉經有素屨葛屨命屨功屨散屨而已鄭氏乃有黃屨黑屨白屨焉經有赤繶黃繶而已鄭氏乃有黃繶三者相對焉又以舄之飾如繡之次以屨之飾如繡之次不知又自畔其說且既曰復下曰舄禪下曰屨今以白屨黑屨為屨之飾如繡之次又以繶屨為舄之飾如繡之次是以繶屨而繶舄又以爵弁為士之祭服故尊之以為舄其說愈不可曉

蕙田案屨人注疏諸家皆議其非而亦莫能疏解簡確使人可曉其制者唯郝仲輿曰服屨禮服之屨王用赤舄象陽后用黑舄象陰繶牙底接處以小絛綴其際為飾王赤舄赤繶象純陽也后黑舄黃繶雜象陰也絢以絛著屨頭為鼻拘束行履也王與后舄絢用青象東方帝出之生氣也青黃赤黑四者四方之正色故王與后吉屨用之白不用近凶周所勝色也素屨燕居之屨無繶絢文采之飾葛屨當暑王后皆用之鄭氏謂王吉服九舄三赤白黑后吉服六舄三元青赤舄南北相對如繡之次屨飾西北相比如繡之次皆無端穿鑿案郝氏之說簡易明白較諸家為勝矣

觀承案注謂言葛屨明有用皮時是反以用葛為常而皮特其偶矣不知古者行禮之服皆用皮屨故以葛屨別言之於後耳詩傳夏葛屨冬皮屨者亦特言隨時之便非以葛屨為夏時行禮之服也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

辨內外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命夫之命屨繶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

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疏上明王及后等尊者夫以上衣冠則有命焉無命屨故知命屨中唯有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繐屨故云命屨繐屨而已云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者以其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焉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與女御皆祿衣黑屨故云以下以廣之云功屨次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者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元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卿大夫身則功屨次命舄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為命屨功屨之中有禮衣白屨祿衣黑屨故云亦然云世婦以黑屨為功屨者以其皆以禮衣白屨為命屨其功屨唯有祿衣黑屨也云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者以二者唯有祿衣黑屨為命屨而已云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案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中士再命上士三命已上乃受服則并得此屨故云再命受服者也云散屨亦謂去飾者據臣言散即上之素皆是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也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自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繡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服副從王見先王翟狄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狄赤舄王之服祿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蕙田案郝仲輿曰命服之屨亦赤黑二色青黃繶絇功屨次于命屨文飾而攻緻散屨賤者之屨散屨蓋不加功飾所常御之屨耳

陳氏禮書古者衣象裘色韠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元黃青白赤黑對方者為繡次而青赤對方者為繢次青赤白黑黑青比方者為繡純白屨繐絇繶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絇繶純　絇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韠韎衣不以布而以純蓋皆尊祭服之故也　則凡舄之飾如繢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絇青繐黑而繶純如之則繶從絇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舄三赤舄配冕服而黑絇繶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繶繶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絇純　后之吉服六而舄屨各三元舄配褘衣而

黃絇繶純青舄配揄狄而白絇繶純赤舄配闕狄而
黑絇繶純黃屨配鞠衣而白絇繶純白屨配展衣而
黑絇繶純黑絇配褖衣而青絇繶純司服言舄止于
赤黑言繶止于赤黃言句止于青有素屨而無飾屨
有葛屨而無皮屨鄭氏謂雜互反覆以見之理固然
也觀弁師于王言冕之表裏延紐而不及玉瑱言纊
而不言充于諸侯言玉瑱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言
纊充而不及玉數言纊充皆就而不及采數大宗伯
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
有社稷而無大元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
無邱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凡此類者不可勝
舉而禮皆約辭以互發之則舄屨之辨如鄭氏之說
信矣然謂褖弁衣素裳白舄此不可考內司服辨外

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褖衣屨人辨內外命婦之命
屨功屨散屨鄭氏謂命夫之命屨繶屨命婦之命屨
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
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
屨而已蓋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公侯伯之大夫子
男之卿王之中士皆再命其妻再命鞠衣則繶屨爵
弁而上之屨也黃屨鞠衣之屨孤卿大夫之功屨白
屨黑屨以其服皮弁冠弁故也九嬪與孤妻內子功
屨亦白屨黑屨以其服展衣褖衣故也女御士妻以
黑屨爲命屨以其所服者唯褖衣故也詩云赤舄几
几元冠赤舄赤芾金舄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
舄爲之金舄者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考之于禮周
尚赤而灌尊黃彝繶裳赤黃馬黃朱而諸侯之芾亦

黃朱 鄭氏釋斯于詩曰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爲用黃朱宜矣唐制以金飾屨與鄭氏之所傳者異也 繶士虞禮曰足有緣之爵謂之繶爵則繶緣也鄭司農曰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緣爲下緣鄭康成曰繶縫中紃正義曰繶者互底相接之縫綴絛于其中 絇屨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絇說文曰纑布縷也纑繩絇也鄭釋屨人曰絇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著屨爲之頭以爲行戒釋士喪禮曰綦結于跗連絇者絇在屨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也賈公彥曰絇謂屨頭以絛爲鼻或謂用繒一寸屈之爲絇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絇以絲爲之所以自拘戒猶幅所以自偪束也童子不絇未能戒也喪屨無絇去飾也 鄭氏曰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人臣去國鞮屨不絇以喪禮處之也 純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

曰純以爲口緣 綦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絇內則屨著綦莊周曰正緳繫屨鄭氏曰綦繫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蓋綦屬于跟後以兩端嚮前而結之特死者連絇止足折也 鞮屨鞮屨以革爲之周禮有鞮屨氏曲禮曰鞮屨素屨賤者之飾也 繶鄭氏曰鞮屨無絇之屨也

又曰用屨脫屨之節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 先左賓先右乃蓋卿射大射儀並倣此及卿大夫說屨不云君降說屨則君說在堂上及卿大夫說屨不云君降說屨則君說在席側是以記云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 屨侍神不敢燕惰也 曲禮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侍坐于長者屨不止于堂解屨不敢當

階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內則曰屨著綦（綦屨約也）玉藻曰禮已三爵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屨少儀曰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不跣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禮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算爵與夫尸謖飫食之節皆不說屨而尸坐亦不說屨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于燕飲侍坐于長者無不說屨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于堂在室則屨不入于戶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于堂不出于室矣解屨必屏于側取屨必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說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右則屨之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俯說之必坐左納右坐右則屨之說納皆有儀矣昔褚聲子韈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此知說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說履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屨也（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惟蕭何劍履上殿魏武亦不解履上殿晉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梁太監中尚書參議清廟崇嚴既絕常祀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詔可隋志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臺官請三公至黃閤下履過閤還著履唐志元正冬至受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舄置于席升閒賓通禮太廟晨祼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舄）韈矣史曰張釋之爲王生結韈傳曰韈左傳曰韈而登席則屨有韈之士則韈有繫矣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禮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

蕙田案以上曷屨

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疏坎北方之卦朱紱南方之物朱紱方來也舉異方者明物無不至酒食豐盈異方歸向祭則受福故曰利用享祀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服韗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韗冕服之韠也舞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爾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韗或作鞸疏此論魯有四代韗制虞氏直以韋為韗未有異飾故畫韗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鄭知韗為祭服案士冠禮士緇韠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方氏慤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于周特言韋焉韋者文之成也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注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此元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于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于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止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疏此一經總明韠韍上下尊卑之制案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元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元端之韠也圜殺直者前方後挫角則圜也前後方方則殺也又天子直故鄭云目韠制也公侯前後方是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于天子也鄭注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純以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與純同下云所去五寸純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為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純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注雜記云純純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于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純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制大畧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悉識後挫角謂挫上角使圜不令方也注云正直方之間語者止謂不衰也直而不衰亦謂之正故云間語

方氏慤曰韠即芾也故者蔽前一巾而已芾存此象焉以其服在衣之後故有畢之義焉芾又作韍經所謂緇韍衡是也又謂之韐冠禮所謂韐韐是矣若詩所謂韎韐有奭則韋弁服以之代韠而已說者以祭服曰韍朝服曰韠兵服曰韐蓋無所據至于以韋為之則一而已士言爵韋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矣然詩以赤芾謂諸侯之仁在朝則赤芾以示事上之禮故也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公侯法地以事上故方于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為殺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肖革帶博二寸注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有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于革帶疏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韠繫于革帶鄭恐繫于大帶故云凡佩繫于革帶以大帶用紐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韠佩故也

一命縪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

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疏）鄭以上經是元端服之韠知此韠異于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元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惟元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也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也韍韠皆言為蔽取蔽障之義也案毛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之前直用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是也此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縕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為黃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俱名縕韍不得為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慈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元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陳氏禮書此一命于公侯則為士而子男則大夫也再命于侯伯則為大夫而子男則為卿者也三命則侯伯之卿是也典命所載可考已見鄭注蓋赤黃間而為縕則其色雜矣雜則賤故于士言之以其如畢羅之可蔽純矣純則貴故于卿大夫言之以其如玄纁之可以為祭服則為韠以其文飾之與裳辨則謂之韍可以為祭服亦可以為朝服鄭氏謂尊祭服異其名則以韍為祭韠為朝誤矣　又曰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於方叔赤芾朱舄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韍幽衡赤韍葱衡若朝服也然主人元端素韠于廟門之內以筮日則見于士冠禮之初而緇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又序于士冠禮三加之際則韠不得為朝服也

陸氏佃曰韎日在暘谷之色赤則既進矣故韎韐味也進而為縕縕進而為赤赤進而為朱詩曰朱芾斯皇有瑲葱衡則三命赤芾蓋朝會之服士一命皮弁素韠再命為爵弁韎韐若加一命是為三命服元冕矣元冕以上服韍所謂一命縕韍幽衡是也又加一命則服赤芾幽衡又加一命則服赤芾葱衡是為五命先儒謂三命以上皆葱衡此讀三命赤韍葱衡之誤

禮記雜記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注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益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疏）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中韠以兩邊紕以爵韋隔

六寸倒屬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各闊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條也謂五采之條置于諸縫之中韠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故謂之為會此上緣緣韠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益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韠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韠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韠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上去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

儀禮特牲饋食禮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于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風興主人服如祁則固元端疏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韠與裳同色此朝服緇韠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

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注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玄端司服文引之者欲見士之齊服有一元端而裳則異故鄭云然則元裳以下元端一而裳有三也彼注云素端者亦謂札荒有所禱請服之于此經無所當而連引之耳若然士冠亦有元端三等裳而引司服者以此特牲祭祀時彼據齊時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大夫齊祭亦有元端同冠故就此祭祀引齊時冠服為證也

陳氏禮書鄭康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兩雅曰蔽膝謂之襜釋名曰韠蔽也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也是知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祭服之韠也蓋君祭以冕服冕元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元端元端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弁而祭于公爵弁纁裳故緇韠赤韍緇赤黃之間色所謂一命緇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元冕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鄭氏以為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鄭氏以為助祭聘王之服蓋孤希冕祭于公介而祭于己卿大夫元冕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元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為物以其

蔣前則曰韠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以色則曰縕以縕質則曰韍韐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為韍韐考之士冠禮於皮弁元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韍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韍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大師而韍以韍韐者蓋兵事韋弁服緎裳故貴者以朱芾畢者以韍韐韍韐即謂縕韍也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畧者則鄭氏之說是也周以虞庠為小學以夏之塾周葬中殤以虞氏之瓦祔葬無服之殤皆待畧者以質畧也然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為領而會為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元酒俎上生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為敬與不忘其本之說戾矣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劉熙曰韠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有韠也

荀子曰共艾畢說者曰蓍白之韋是罪人有韠也及戰國連兵韠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韠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故字或作紱（徐廣車服儀制云）邪幅（朱色）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舄內則曰偪屨（蓍屨繁也）鄭康成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纏于足故謂之邪幅邪幅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偪即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內則男子事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幅則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焉故內則婦事舅姑無偪

蕙田案以上韠韐

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革（疏鞶帶謂大帶也）禮記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謂大帶也）（疏天子素帶朱裏裨也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云終辟者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辟辟則不

辛氏佩曰辟讀如字既夕禮曰有前後裳不辟辟之而已若積無數陳氏皓曰素熟絹也用朱爲裏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垂士練帶率下辟（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緎也士以下皆裨不合而緎積如今作懆頭爲之也辟讀如裨晃之裨裨謂以繪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素帶朱爲裏亦用朱緣終裨大夫素帶辟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熟帛練爲帶其帶用單帛而邊緎而已緎謂練緝也下裨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襜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用緇唯裨襜下一垂者注云率緎也士以下皆裨不合而緎積者以率非縫緎之事故讀爲緎與裨緎同也知士以下皆裨者以經云士練帶率緎是縫襜之名以縫旁邊故知裨也云人君充之者充滿也人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編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裨其末而已者士又畢但裨其紐及末而已大夫畢則辟其紳而已于鞸則紳之下而已于上

陸氏佃曰士言練大夫言素相備也

陳氏皓曰大夫之素帶則唯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練繒也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緎縫其兩邊故謂之緎腰及兩耳皆不緣唯緣其紳故云下辟方氏慤曰上有而字蓋衍文無諸侯字疑脫之也帶之體用素者示其有潔白之德以約其身帶之裏用朱者示其有含陽之德藏于密下言雜帶君朱緣則兼大夫諸侯言之凡帶繚于腰者為鞸垂于前者為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鞸至紳皆辟也大夫垂則辟其紳而已于鞸則紳之下而已于上

則否也自天子至於士則降殺可見矣至于以潔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故悉以素為體焉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攝之也言士如此則舉卑以見尊下言凡帶有率無織功則知率固不止于士矣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疏）居士錦帶者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縞為帶尚質也

陳氏禮書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民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居士即處士也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鄭氏云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也然書曰越百姓里居則居士應氏鏞曰管子曰處士就閒燕則士之未仕者也然書曰越百姓里居則居士非特窮而在下者也抑士有學成德尊不屑仕而君就命之後世命隱逸之禮即所謂飾車衣錦之命民歟然士賤縞布帶乃其常耳退居而有錦帶亦衆尊而奉之歟

方氏慤曰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之亦唯其稱而已或曰縞或曰素何也所謂縞則素緇而已素則生者而已素則生熟是也凡未受采者皆是也縞則生熟然此其辨歟

前言縞冠素紕此其辨歟然合而言之皆白而已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注）三寸謂約帶紐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于中也結約餘也結或為矜（疏）并紐約用組者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記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焉記者記子游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謂約紐餘組長三尺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方氏慤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之則不可解矣紳長制士三尺者則自要而下三尺為稱故也言士如此則亦舉卑以見尊而已有司謂府史之屬欲其便于奔走之役故特去其五寸焉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緑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織功（注）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黄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緣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華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練之如士帶矣無織功則不裨下士也亦用織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故在上也下畔以緣緣是間色故在外以華對元故以為黄也黄是地色故在內也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韠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韠之內外皆用緇也（疏）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昼外元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元故以為黄也黄是地色故在內也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韠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韠之內外皆用緇也

周氏諝曰于士帶言三尺則士以上皆三尺也于大夫言四寸則大夫以上皆四寸也士雖二寸再繚之亦四寸也大以形言雜以色言凡帶即所謂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率者欲其自直而已有率則有織功而言無織功者指其無所裨而言之

陸氏佃曰天子雜帶蓋亦朱緑而不言則用全天子之事雜非所言也以君見之而已雜帶猶言雜佩雜裳冠禮云元裳黄裳雜裳是也雜裳先儒謂前元後

玉藻　黃素帶即大帶也言素以于雜帶為大然則素帶冕服之帶雜帶爵弁皮弁元端之帶知然者以爵弁服緇帶皮弁服緇帶元端緇帶知之也緣木之間華土之間先儒謂五間緑紅碧紫騮黃葢所謂騮黃騂騮也據此大帶四寸雜帶二寸再練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也士緇辟二寸方氏慤曰言大夫帶四寸則亦舉卑以見尊也不言士則以獨二寸故也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為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為采矣大夫以元則失之太質故又為之華藻焉士緇辟二寸則半大夫之制故也再練四寸者再繞于要則合為四寸矣此所以半大夫之制歟凡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也然帶之有辟亦用箴矣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

葸田案無箴功謂無刺繡之功即所謂素帶是也方氏說非

深衣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注）當骨緩急難為中也（疏）此深衣帶下于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

呂氏大臨曰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詩曹風鳲鳩其帶伊絲（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緑大夫元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也

小雅都人士垂帶而厭（傳）厭帶之垂者（箋）而如也而厭如擊厭也擊而厭為絕句之辭則厭是垂帶之貌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擊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擊革女擊絲注云擊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擊裂與詩云垂帶如厭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擊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擊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

何氏楷曰帶大帶也小爾雅云帶之垂者謂之厭左傳所謂擊厲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故以厲必帶之垂者（箋）正義如厲如擊厲也將履之有危厲之意焉案禮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紳居二焉注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焉鄭康成曰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前如索帚（疏）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謂之紳上帶為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云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練四寸繒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元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亦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既沐櫛縱笄總拂髦衽鞶囊注云鞶囊小囊盛帨巾小物為褻言其施帶施囊耳其繁亦非囊也若以鞶為小囊則褻是何器若褻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是知鞶即是紳帶為得其實

昭公十一年左氏傳叔向曰衣有襘帶有結注襘領會結帶結也
國語魯語卿之内子爲大帶
大戴禮五帝德黄帝黼黻衣大帶黼裳
爾雅釋器緌綬也
釋名帶帶也著于衣如物之繫帶也
陳氏禮書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内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楊子言鞶悦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爲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爲盛悦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爲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爲如裂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緑大夫元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韋弁皮弁緇布冠皆爵弁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以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緑或元華蓋素得于自然練成于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緑者少陽之雜禮器晁氏説朱緑璪雜記公襲朱緑帶聘禮問諸侯朱緑繅皆取正色元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陰故飾以朱緑而裨以朱緑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緑而不知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于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于二尺五寸也于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士不爲四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繂而已

無剌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叔向曰衣有繪帶有結）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韠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于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書云華蟲華玉）于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隋志曰乘輿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王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正三品已上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唐開元禮義羅曰大帶三品已上青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緑五品已下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其制多襲鄭氏之說　內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韎帶搢笏鄭氏曰韎帶韋韎韎緇帶不言韎緇者欲見韎自有帶韎帶用革笏搢于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于革帶笏搢于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鞮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于袪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鉤鰈（丑列反）阮諶云鰈螳螂鉤以相拘帶謂之鉤鰈唐以玉為鉤鰈與古異矣然革帶用于吉而已荀卿曰搢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裘裘色韠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韠同色與

蕙田案以上帶

周禮天官玉府共王之佩玉（注）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蟿珠以納其間（疏）佩玉者王之所帶者謂佩于革帶之上者也所佩白玉謂衡璜琚瑀元組綬者用元組絛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引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上有蔥衡者衡橫也謂蔥玉為橫梁下有雙璜衝牙者謂以組懸于衡之末皆有半壁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于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衝牙寮毛詩傳衝璜之外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于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于琚瑀之內角斜繫于衡之兩頭于蟿珠納其間者蟿捧也珠出于蟿故言蟿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于其間故云以納其間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注）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疏）玉聲所中也者謂所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佩之玉中此徵角宮羽之聲樂記角為民徵為事右廟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宮為君羽為物今宮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為物宜積聚故在于左所以逸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聲行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注）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至應門謂之趨齊當為楚薺之薺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倪見于前也揚之謂小仰見于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疏）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于此趨時歌采薺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于行之時則歌肆夏之兩推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及行謂到行及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也見于前者謂佩嚮前垂而見之見于後者謂佩嚮後垂而見也鸞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

陳氏禮書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自其出言之也則黃鐘之鐘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則蕤賓之鐘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鐘而陰鐘應之則動而節之以動也入撞陰鐘而陽鐘應之則止而濟之以止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

方氏慤曰古者君子以見佩之所設其所由來尚矣

佩上有一瑀下有二璜瑀奇天道也璜耦地道也上有三珩中有一琚瑀又謂之衡衡云以爲平也珩又謂之衡行也人行亦行耳則佩之設也豈苟然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知行而不知止則動或生悔知止而不知行則靜或失時以處靜必知動故右之聲而中徵角之陽以即動必知靜故左之聲而中宮羽之陰焉先右而後左者禮以右爲尊故也至於言結佩設佩則先左而後右者德尊而事卑故也此所以爲德佩事佩之辨而五聲之中獨無商者則與周官言宮之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温樂之亨神也而懷神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爲秋秋之氣肅非所以爲温故也於五行爲金金之性剛非所以爲柔故也齊周官作薺當以周官爲正采薺蓋逸詩肆夏即九夏之一也周還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圜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中規仁也中矩義也君子雖行步而不忘仁義焉玉鏘然而鳴則右中徵角左中宮羽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者是矣夫環佩以玉爲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爲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環佩入而在內之節也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君子存心以仁爲本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爲先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焉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

也

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走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走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于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于君則結佩亦結左之示已無德也左結佩者佩亦玉佩也賀云事佩綬旦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是木燧大觿之屬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

（疏）君在不佩玉者謂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德則不敢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其綬不使鳴也賀云事佩綬旦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是木燧大觿之屬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

陳氏禮書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耦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也此經鄭氏以爲世子之禮是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是與世子之禮異也

馬氏晞孟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佩也君佩尊見以左右皆以玉臣佩卑是故左以德右以事輔氏廣曰左結佩不敢此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畧故言設佩朝戒其教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

應氏鏞曰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去佩遂以此爲世子之事然尋上下文意皆無世子之文

齊則結佩而爵韠（注）結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疏）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

陳氏禮書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儀禮之陳服器有順有緝順則直緝則屈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凡謂天子以至士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疏）佩玉有衝牙者凡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二道

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于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為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

方氏慤曰帶以約身玉以比德約身必以德故帶必有佩玉有衝牙者以往來于兩璜之間相衝焉故謂之衝牙牙言其體也衝言其用也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瑮玟而緇組綬〔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緇赤黃〔疏〕玉色似山之元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也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瑮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云純當為緇鄭以經云元組朱組者是色則純亦是色也故讀純為緇

方氏慤曰組與前小謂纓之組同組以言其質元以言其色綬以言其用也組與緇韍之緇同君以無為而體道道則純故色以純者君也臣以有為而用事事則雜故色以雜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雖以朱之純而綬以而山元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元也綬純以元異乎世子世子雜之以綦也此非隆殺之辨歟

蔡氏德晉曰詩國風青青子佩毛傳云士佩瑮玟而青組綬與此不同疑此言已仕之士彼言未仕之士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以綦組為綬也五寸法五行也

一命幽衡再命幽衡三命蔥衡〔注〕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

詩王風丘中貽我佩玖〔疏〕玖佩玉之名

鄭風雞鳴雜佩以贈之

朱注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蟫璜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秦風渭陽瓊瑰玉佩〔疏〕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佩是美石次玉

小雅采芑有蒼蔥衡
大東鞙鞙佩璲(注)璲瑞玉為佩者以
禮記經解行步則有環佩之聲(注)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
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
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
春秋定公五年左氏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注)璵璠美玉君所佩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
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疏)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是君臣步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為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哀公十三年左氏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藻今余無所繫之
國語晉語公子夷吾私于公子繫曰黃金四十鎰白璧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
楚語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大戴禮保傅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注)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以雜之(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衡有中牙左右傍玭亦作蠙納于衡璜之間總曰

三才圖會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于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陳氏禮書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或屈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

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居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旋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爲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爲貴君爲輕事爲先物爲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春秋傳曰政步玫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異故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瑮玟蓋玉之貴者莫如白晉以白珩賂秦而楚寶白珩以聞於晉則白玉之貴可知賤者莫如瑮玟山元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元水蒼其文也瑜與瑮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瑮矣士佩瑮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瑮或作碔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　衡亦作珩荀昭曰珩似磬而小

詩曰有瞽瞽衡晉語曰白玉之衡六雙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大戴禮曰上有雙衡玉藻曰一命幽衡再命幽衡三命葱衡韋昭曰珩似磬而小孔穎達曰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前後下端垂以衡牙觀晉語大戴禮皆有雙珩則璜中央下端垂以衡而賤幽綬貴元而賤素方叔非止珩雙設矣珩貴白而賤幽綬貴元而賤素方叔非止三命而佩葱衡者孔穎達曰玉藻累一命而上于三命自三命以至九命皆葱衡也以理或然何則方叔命自三命以至九命皆葱衡也以理或然何則方叔所乘者路車所服者朱芾則所佩者豈特三命之衡哉爾雅曰衿謂之葱　褾爾雅曰衿謂之褾佩衿謂之褾則衿衣之小帶也褾佩之衿也鄭氏謂凡佩繫於革帶則繫於革帶者褾也　璜肉倍好謂之璧半

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瑲玟玉而縕組綬（鄭氏曰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純當為緇）詩曰青青子佩（毛氏曰士佩瑲玟玉而青組綬）爾雅曰瑳瑲也瑞也緌綬也漢志曰緌者佩璲也然則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之瑑以其貫玉相迎也其飾天子元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縕元者道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之雜赤黃者事之雜純則素之辨也鄭氏以大夫純綬為緇綬毛氏以青為士佩豈其所傳者異歟禮紳韠結三齊特佩綬之長無所經見漢制貴者綬長三尺二寸卑者綬長三尺古者之佩蓋亦類此然秦以采組連結於瑑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天子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

璧謂之瑑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佩璜大戴禮曰下有雙璜璜居前後而牙衝之然後有宮角徵羽之音衝牙玉瑑曰佩玉有衝牙鄭氏謂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兩端之璜然璜非牙也當從鄭說　瑀瑀說文曰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瑀佩玉名瑀玟石次玉也考之於詩曰報之以瓊瑀又曰佩玉瓊瑤大戴禮曰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瑀瑀以雜之毛氏詩傳曰雜佩者珩璜瑀衝牙之類則居中央而瑀為之也（纂要曰瑀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此不可考）禮記曰行步有環佩之聲又孔子佩象環衛南子環佩琤然魯昭公賜仲環而佩之（昭四年）漢制縌綬之間侍施玉環鐲（鈌環曰鐲）蓋古者佩玉有環矣　組綬（天子元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縕）玉瑑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諸侯佩山元玉

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
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
皆緑綬三采緑紫紺淳繅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
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
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
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
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
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
十首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凡先合
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丈
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
唐制天子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縹
緑爲純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尺四分

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
大綬而首半之皇太子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
赤白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紛
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綬羣臣一品亥鳧
山元玉佩緑綬綬緑質緑紫黃赤色爲純長一丈八
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二品鷺鳧佩水蒼玉紫綬紫
質紫黃赤爲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八十首三
品鶡鳧紫綬如二品自三品以下皆青綬青質青白
紅爲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百四十首五品元鳧
黑綬紺質青紺爲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
首進賢冠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遠游冠
纁朱綬朱質赤黃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
百四十首然大綬之飾於古無有特後世之制也

玭珠玉府共玉之服玉佩玉珠玉大戴禮曰玭珠以納其間韓詩傳亦曰蠙珠以納其間蠙者蚌也玭即蠙也然荀卿賦曰璇玉瑤珠弗知佩也謂之瑤珠則以玉爲珠非蚌珠也謂之蠙珠蓋其狀若蚌珠然

綪結（結又屈之）玉藻曰齊則結綪佩鄭氏曰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況敢聽樂乎儀禮陳服器有順有綍順則直綍則屈故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士虞禮曰罋西南上綪既夕禮乃奠豆南上綪俎二南上不綪鄭氏曰綪讀爲綍綍綍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綍

蕙田案以上佩

右爲屨鞮鞻帶佩

淮陰吳玉搢校字